

文学思潮论

WEN XUE SI CHAO LUN

卢铁澎 著

青岛出版社



作者简介

卢铁澎 1954年出生，文革期间失学十年，1977年考上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在两所高校任教，1988年考入广西师范大学，为文艺学硕士研究生，1991年6月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1993年晋升副教授。199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为文艺学博士研究生，导师陆贵山教授。1998年6月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著作有《文学思潮论》、《悲伤与诗》、《新东方文学史》（合作）等，已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内容提要

《文学思潮论》是目前国内外仅见的一部系统研究文学思潮原理的学术专著。本书在文化、历史和理论的广阔视野中对文学思潮的概念属性、系统构成、本体内涵及其在文学系统和文化系统内的理论特征、基本类型、历史形态和系统功能等百年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学理上提出了原创性颇强的独到见解。材料宏富丰赡，论证谨严合理。文字准确，生动流畅，富有逻辑性和理论诗意，并无某些时髦学术著作的玄奥晦涩。本书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创作、文学史研究以及文学接受等领域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序

语

文学思潮论

卢铁澎的《文学思潮论》有别于从文学现象的层面和角度阐释文学思潮的同类著作,而着重对文学思潮的学理——概念、范畴、特征和基本规律等原理问题进行探讨。文学思潮不仅具有文学理论的思想内涵,而且大体上可以被视为实践着的文学理论,实质上是动态的活性的流变着的文学观念。对文学思潮进行理论研究,选择这种文学理论思潮化和文学思潮理论化相融通和相激发的研究思路,赋予《文学思潮论》以新鲜的高质的学术品位,表现出以下一些突出的学术特色。

学理的创新性和思维的开放性。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思潮都是紧密相关的。但从理论视角,联系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以及文学接受,对文学思潮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尚属罕见,因而是富有创意的理论探索。这种学术尝试,显露了作者的开放的心态,对拓展文学理论的研究空间,对提升文学思潮的理论品格,从而扩大和辐射被理论化了的文学思潮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理论的系统性和逻辑的严谨性。《文学思潮论》一书从探讨文学思潮的理论属性开始,对文学思潮加以理论界定,进而深入到对文学思潮的理论特征,即文学思潮

的群体性、动态性、复杂性和历史性作出了比较准确的理论概括。紧接着从共时态上对文学思潮的基本类型和从历时态上对文学思潮的发展规律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开掘和拓展。更为难得的是,作者以宏阔的学术视野,考察了作为文学系统内的文学思潮和作为文化系统内的文学思潮的表现形态,论述了文学思潮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揭示了作为文学和文化双重结构的文学思潮所具有的多质态和复杂性,即文学思潮的文学特质和文学功能与文学思潮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功能,从而构成了一个严谨的逻辑体系。

分析的细腻性和文风的质朴性。该书对文学思潮的审视,既有高远鸟瞰式的宏观扫描,又有细致精当的微观凝视。作者放开拿来主义的学术眼光,像海绵吸水般地吮纳相关的学术思想滋养,通过把不同的理论资源加以我化、同化和优化的提炼整合,进而创化为自己的理论财富和学术思想。作者把含义相关的文学风格、文学流派、创作方法与文学思潮进行浓写和厚描,作出了细致的对比和界说,从存在的角度把文学思潮划分为客观型、主观型和复合型,又从发展的历史形态上把文学思潮划分为古代的自发型、近代的过渡型、现代的主潮型和当代的多元型,所有这些论述都是周详而确切的。《文学思潮论》的材料真实可靠、宏富丰赡,理论的概括和提炼中肯合理、精确到位。作者善于用学术事实说话,运思有力,毫无玄奥晦涩之风和轻浮焦躁之气。坚实而不枯板,质朴而不浅直,凝重而不沉滞,自信而不骄狂。我为这样的青年学者的文品和文风感到兴奋和快慰。

《文学思潮论》发出了独到的学术声音,理应引起社会的关注,已先期发表的部分章节,每篇都获国内外知名的二次文献学术期刊《文艺理论》全文转载,就是一个标志。相信《文学思潮论》的出版,必将产生良好的学术影响。

陆贵山

2000年春于中国人民大学

目

录

文学思潮论

序	(1)
第一章 导论	(1)
一、文学思潮研究的理论滞后	(1)
二、文学思潮理论研究的意义	(4)
三、文学思潮理论的研究方法	(16)
第二章 文学思潮的界定	(26)
第一节 文学思潮概念的理论属性	(27)
一、感性发现与知觉模型	(27)
二、逻辑抽象的类型论	(33)
三、历史归纳的分期论	(38)
四、历史和逻辑兼顾的特殊类型论	(43)
第二节 文学思潮的界定	(47)
一、文学思潮与文学	(47)
二、文学思潮与思潮	(52)
三、文学思潮的界定	(60)
第三章 文学思潮的特征	(65)
第一节 文学思潮的系统构成	(65)
一、文学思潮与创作潮流	(65)
二、理论要素与非理论要素	(69)
三、美学要素与历史要素	(72)
第二节 文学思潮的基本特征	(75)

一、文学思潮的群体性	(75)
二、文学思潮的动态性	(80)
三、文学思潮的复杂性	(82)
四、文学思潮的历史性	(88)
第四章 文学系统内的文学思潮	(94)
第一节 文学思潮与文学风格	(95)
一、思潮风格同一说辨析	(95)
二、文学思潮与文学风格的区别	(98)
第二节 文学思潮与创作方法	(100)
一、对创作方法内涵的多种阐释	(100)
二、文学思潮与创作方法的比较	(106)
第三节 文学思潮与流派运动	(109)
一、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	(109)
二、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	(113)
第五章 文学思潮的基本类型	(118)
第一节 文学思潮的分类原则	(119)
一、文学思潮与创作类型	(119)
二、文学思潮的分类原则	(122)
第二节 文学思潮的基本类型	(128)
一、客观型	(128)
二、主观型	(134)
三、复合型	(137)
第六章 文学思潮的发展规律	(142)
第一节 文学思潮的发生与发展	(143)
一、文学思潮的发生	(143)
二、文学思潮的发展	(156)
第二节 文学思潮的历史形态	(166)
一、古代的自发型	(166)
二、近代的过渡型	(173)
三、现代的主潮型	(180)
四、当代的多元型	(193)

第七章 文化系统中的文学思潮	(209)
第一节 文学思潮与社会思潮	(210)
一、文学思潮与非艺术思潮	(210)
二、文学思潮与艺术思潮	(217)
第二节 文学思潮的社会功能	(226)
一、文学思潮的文学功能	(226)
二、文学思潮的文化功能	(228)
[附录一] 新时期非理性主义文艺思潮与社会思潮...	(235)
[附录二] 六朝文学美学自觉的理论轨迹	(248)
[附录三]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特色初探 ...	(261)
[附录四] 文艺思潮论(竹内敏雄)	(272)
后记	(297)
主要参考书目	(300)

导 论

一、文学思潮研究的理论滞后

当文艺复兴的号角唤醒在宗教蒙昧中沉睡的灵魂时,欧洲才睁开眼睛走出了黑暗中世纪的漫长夜。文学,昔日神学的奴婢终于挣脱镣铐,以崭新的面目步入辉煌的近代,在人类文化的浩瀚海洋上,文学大潮汹涌奔腾扑面而来。于是,文学思潮的起落更替遂成为近代以来西方文学历史发展的主要轨迹。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更是思潮纷繁,流变复杂,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中国文学近现代以前的存在形态,人们熟知的是数不胜数的流派现象,姑不论它们是否可算文学思潮,但近现代尤其是当代由于外来影响,文学思潮此落彼起,目不暇接,却是无可否认的历史新景观。

文学思潮研究的理论自觉相对于文学思潮实践来说,实在是明显滞后了。文学思潮成为文艺学

较自觉的研究对象迟至十九世纪才初露端倪,并随着比较文学的发展而日益受到重视。也许对于文学思潮这样超个体的复杂多变的流动性极强的文学现象,在没有研究先例和具备相应方法的情况下,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历史沉淀,形成必要的距离才能进入研究的射程,因为“离眼睛太近或太远的东西我们都看不真切。”^①这样说来,文学思潮研究落后于文学思潮实践具有不可苛求的历史必然性。然而,当人类文明的脚步踏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回首检阅文学思潮研究的成果,我们看到了丰硕的收获,却又不无遗憾。陈列在我们眼前的精彩论著的确不少,如代表着较早的文学思潮研究成就的丹麦学者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法国比较文学大师梵·第根的《欧洲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意大利学者马里赛·普拉兹的《浪漫的痛苦》、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亨利·雷马克的论文《西欧浪漫主义的定义和范围》、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之一——卢卡契的《现实主义问题》、哈利·列文的《现实主义讨论》、安东尼·索尔比的《浪漫主义运动》、欧文·帕诺夫斯基的《文艺复兴和各种复兴》、赫尔姆特·哈兹费尔特《文学史家看巴洛克》、马尔科姆·勃莱德贝利和詹姆斯·麦克法兰的《现代主义的名称和实质》、韦勒克在《批评的各种概念》和《辨异:续批评的各种概念》里对文学思潮概念术语进行全面考察的一组论文。^②移目东方,日本人得风气之先,文学思潮研究走在我们的前面,仅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起问世的中译本看,就有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潮论》、木间久雄的《欧洲近代文学思潮论》、青木正儿的《中国文艺思潮论》(中译本改为《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等。日本学者的文学思潮研究著作在中国的影响很大,“最早的中国文学史,大都是以日人的原著为蓝本的。”^③正是在日本人编著的文学思潮史和文学思潮研究著作刺激下,中国学者开始自编中国文学思潮史和开展文学思潮研究,仅在二三十年代就出现了黄忏华的《近代文艺思潮》(1924)、茅盾的《西洋文学通论》(1930)、孙席珍

的《近代文艺思潮》(1932)、谭丕谟的《文艺思潮之演进》(1932)、蔡振华的《中国文艺思潮》(1935)、徐懋庸的《文艺思潮小史》(1936)、李何林的《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1940)、朱维之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1939)等专著。新时期以来,关于思潮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也日渐增多,除了翻译介绍外国的思潮研究外,研究范围扩及新时期的文学思潮,并且大有愈来愈热的趋势。笔者不厌其烦地开列如上书(文)目录,意在说明这样的一种遗憾:尽管文学思潮已进入文艺学研究的视野之内,但上述论著大多属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研究范围,都局限于以某一时期某一特定文学思潮为对象进行的具体研究。真正从理论层面上对文学思潮进行探索的只有少量的论文,不成体系。就笔者所知,国内外迄今似乎尚无一部系统完整的文学思潮原理专著。正因为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致使文学思潮研究在文学史和文学批评领域也难有突破性的发展。众多冠以“思潮”、“思潮史”的著作,大部分没有公认真确科学的“文学思潮”概念,分类自相矛盾,或者喧宾夺主,把文学思潮史写成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斗争史。甚至“挂羊头卖狗肉”,徒有“思潮史”虚名,实际上仍然是过去那种按时间先后顺序或按政治斗争分期罗列作家作品的个别描述和介绍。

批评家们或许可以自觉地以文学思潮为对象和视角对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批评,文学史家也许能够深刻地意识到文学思潮史可以突破传统文学史以政治学、社会学和年代世纪等非文学性标准为价值尺度的囿限,具有新史学“长时段理论”般的划时代意义,但是,如果连“文学思潮”概念的基本涵义、范围是什么都尚未弄清楚或仍然处于有多少批评家、文学史家就有多少种“文学思潮”定义,处于各说各话的混乱局面,那么,这样的文学思潮研究无论在其内部还是外部都不可能形成有效的对话和积极的交流。虽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终极的人文科学概念和理论,然而,无论如何,在基本的原理和核心内涵上,人们

必须而且能够追求并达到与时代需要相适应的一定水平上的共识。

无疑,文学思潮研究的失衡局面本身就尖锐地提出了加强文学思潮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同时,文学思潮史研究和文学思潮批评虽然纷乱无度,但到底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思想资料,为上升到理论形态准备了必要的基础,应该说,从理论上对文学思潮研究进行整合的可能性业已存在。

二、文学思潮理论研究的意义

传统文学研究的对象是独立存在的一篇篇作品、一个个作家,虽然就文学史研究而论,也涉及文学现象在一定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特定空间上的共同性等规律问题,而切入的角度和判断的标准是建立在文学作品的个体性基础上的。文学思潮研究当然也离不开文学现象的个体性存在,但其切入的角度和判断的尺度却是超个体的。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思潮”这一客体的特殊规定性,决定了文学思潮理论研究对于文学活动和人类认识的发展具有崭新的意义。

文学研究亦即文艺学这样一门学科包含着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个领域,这是世界范围内基本一致的共识。文艺学三个领域具体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有所不同,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对象都是具体的作家作品等文学现象,文学批评的任务是及时地总结现实中不断涌现的文学活动及其成果的实践经验,文学史则是通过对文学活动发展过程的整理检视从而发现其客观规律。文学理论就是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④形成体现文学诸方面本性的理论体系。三者之间又存在着包容的关系,文学理论包括着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文学批评中不能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文学史里也不可欠缺文学理论和

文学批评。三者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它们之间互渗互动,相互促进。然而,在三者之中,文学理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文学理论是具有工具性的工具,它对文学批评、文学史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也就是说文学理论是体现文学本性的思想体系,它给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提供指导原则。

文学思潮研究是以文学思潮为特定对象的文学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新发展、新阶段。其研究领域实际上也存在着理论的、批评的、历史的三个分野。文学思潮批评和文学思潮史是文学思潮研究的实践领域,不能没有文学思潮理论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原则。任何人在决定着手研究文学思潮之时,都不可避免地要碰到关于文学思潮的最起码的理论问题,什么是“文学思潮”?它的本性是什么?它有怎样的结构?如何把握它的特征?文学思潮和文学思想、创作方法、文学流派、文学运动、文学风格怎样区别?文学思潮与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社会思潮有什么样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研究者不能毫无见解,他必须有所回答,而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明确还是含糊,是接近对象本性还是南辕北辙,决定和制约着具体的文学思潮批评或文学思潮史研究整个过程中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和视角,当然也支配着研究结论与科学形态的顺悖远近。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潮论》是日本最早系统地考察西方文艺思潮的专著,其写作动机是因为不满于传统文学研究没有系统的组织体制,仅是说些这作品有味、那作品美妙等不着边际的话,或者如常见的文学史美术史那样,只将著名的作家作品按年代顺序一一罗列叙述。他希望自己的《文艺思潮论》能说明近世一切文艺的历史发展。亦即对奔流于文艺根底的思潮源自何处,迄今为止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以及汹涌于现代文艺的主潮等等加以历史的首尾一贯的综合的解释说明。厨川白村确实努力把哲学思想、宗教思想、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思想倾向结合起来,从整体上考察欧洲文艺思潮的历史演变,注意到思潮的阶段性发展现象,强调了文艺发展的有机联系和自身包含的矛盾

运动。他所采用的“整然有序”、“一丝不乱”、“到处都付以精致严密的研究”且富于诗情与趣味的研究方法,即“理趣与情景相结合的方法”^⑤具有一定程度整体联系的辩证的科学因素。但其立论的基础同时也是其研究方法的指导原则却是“灵与肉”、“神性与兽性”的人性二元论,亦即是“历史学家所谓异教的基督教的人性二元论”,他相信这种人性二元论是欧洲文明史的“根底”,也是文学思潮的“根底”。文学思潮的历史发展,无非是灵与肉、神性与兽性亦即基督教的思潮(希伯来思想)和异教思潮(希腊思想)这两种相异的对立的潮流“一盛一衰、一胜一败地循环往复的斗争”的历史。^⑥这种以抽象普遍人性为核心的思潮观把文艺的发展史以至人类文明史都从社会的、经济的、时代的客观历史条件中隔离出来,从根本上颠倒了存在和意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在人的自然本能、普遍本性方面寻找文艺思潮发展的规律,没有联系经济基础、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来研究,这显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潮观。因此,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结论上都不能达到科学形态的要求。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影响,一些研究者努力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进行文学思潮批评和文学思潮研究,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可是,由于文学思潮理论研究的滞后,没有科学厘定的文学思潮概念指导,就极易混淆文学思潮与文学史、文学思想、文学流派、创作方法、文学风格、文学运动等等范畴的界限,迷失于文学思潮错综复杂的内外关系之中,甚至于不自觉地取消了文学思潮的本体。例如,1932年出版的谭丕谟的《文艺思潮之演进》,开篇就非常明确地宣称要遵照辩证唯物论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动力的观点,试图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出发,理解文学思潮的产生与形成及其特征。著者认为,由于对立阶级在经济上的矛盾而产生尖锐冲突,导致新的意识形态出现,“这种有系统的处置方法普遍到社会上去,便成为社会思潮,这

种社会思潮反映到文学上,便成为文艺思潮。文艺思潮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⑦而且,“文艺思潮必与社会经济同一步伐而随之演变。因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思潮,社会进化到某种程度,文艺思潮也与之相伴随,绝对没有恒永性的”^⑧虽然著者对辩证唯物论的运用不无机械、简单化的痕迹,但在坚持唯物论的研究方向上是基本正确的,尤其是对文学思潮与社会生活、社会思潮的紧密关系,对文学思潮动态性特征的把握,显示了辩证唯物论的科学精神。然而,作者却把文学思潮与文学史相等同。他说:“文艺思潮,即是用新的方法和观点整理出来的文学史。”^⑨认为两者的研究对象是同一的,不同的只是在研究方法上文学思潮比文学史更科学、更进步。而所谓“新的方法和观点”,指的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和观点,运用这种观点整理文学史,“正确阐明某种文艺运动的经济的历史的原因”,根据“由经济而产生的社会思潮”来“讲明文艺各部门的内容和性质以及其由来和衍变”。^⑩如果这里说的“文学史”是指以文学思潮为中心的文学史即文学思潮史,两者就具有同一性。可是,我们知道,文学史并不仅仅是文学思潮的历史,除了文学思潮现象外,还应包含非文学思潮或与文学思潮有密切关联又相互区别的文学现象。其次,尽管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的终极原因不能离开经济的因素,但社会生活对文学思潮的影响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其它因素如政治、哲学、宗教等因素的作用。而且,除此之外,更不能忽视文学思潮自身的、内在的决定性因素的作用。所以,把文学思潮研究的目标定在阐明文学思潮的经济的历史的原因,说明外在因素对文学思潮的内容、性质及其发展演变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将文学思潮混同于文学史,表明持论者并没有明确认识到文学思潮的特殊规定性,可以说,对象不清的文学思潮研究无异于取消了文学思潮的本体。

通观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国的文学思潮史著作,有的把文学思潮史写成政治思潮、哲学思潮斗争史,有的将

文学思潮史等同于文学运动、文学思想斗争史,有的视为文学意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史,有的当作流派或创作方法或集团风格史,等等。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人们尚未充分认识文学思潮的特殊规定性,往往与文学领域内外的其它现象相混淆,足见缺乏科学理论的文学思潮研究的危机和文学思潮理论研究对文学思潮批评和文学思潮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文学创作更是文学实践的重要活动之一。文学思潮理论对文学创作实践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发生影响,一是通过文学思潮批评和文学思潮史研究对文学创作起推动、促进的作用;二是文学思潮理论以独立存在的理论形态或通过渗透于文学作品的潜在形态直接或间接地指导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有的作家宣称自己不受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的影响,而且把不受思潮的影响视为“成熟的作家的标志之一”。^①不可否认,作家拒绝接受缺乏深度的浮躁理论和对时髦思潮避而远之的情况的确存在,程度不等地标志着作家思想的成熟。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在绝对意义上认为作家可以远离一切文学理论和任何文学思潮,以为文学完全可以在创作实践领域独自萌芽发展。一位美国学者深刻地指出,“不管艺术家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是革命论者还是进化论者,是未来事物的憧憬者,还是留恋往昔黄金时代的梦幻者,他们自己时代的社会及其思潮,是他们进行艺术活动的出发点。”^②人的社会属性规定了作家不可能脱离自己处身的社会文化条件而在真空中从事艺术活动。这个道理钱钟书先生说得更明白,他说:“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就是抗拒或背弃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因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他所厌恶的风气。正象列许登堡所说,模仿有正有负,‘反其道以行也是一种模仿’;圣佩韦也说,尽管一个人要推开自己所处的时代,仍然和它接触,而且接触得很着实。”^③个别作家

也许并没有专门学习过什么系统的文学理论也能进行文学创作,甚至写出优秀作品,但不能据此而否定理论思潮对创作实践的作用。事实上,任何一位作家都不可能在没有任何文艺作品阅读鉴赏的经验之前开始创作即能成功。理论思潮不一定必须以独立存在的理论形态与作家接触为作家接受,它可以寓含于已经存在的文学作品之中对作家潜移默化。同时,理论思潮还可以通过人际交往等其它途径而渗透于作家的意识并影响其创作活动。

文学创作思潮的形成和兴起,更离不开文学思潮理论的推动和引导。文学思潮主体有无自觉的科学的文学思潮理论指导,关系着文学创作思潮的盛衰起落,支配着文学创作思潮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对新时期中国文学中涌起的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特征的文学思潮的性质和价值,虽然至今仍见仁见智,但作为一股新的文学思潮的出现应是毫无疑义的。这股文学思潮最初是从1979年开始以某些作家推出运用意识流等现代主义形式技巧的小说和一批青年诗人富于现代主义色彩的“朦胧”诗作的问世而萌芽,然后随即迅猛发展,至1985年进入高潮。在来势凶猛的创作思潮背后,早已具备了必要的理论背景和动力。当中国作家自己创作的意识流小说和“朦胧”诗面世之前的1978年,人们已经读到外国文学工作者译介过来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和有关理论批评,随着中国作家的现代主义仿作的增加,关于现代主义文艺的论争也迅速展开。据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短短五年间,全国各种报刊上就发表了将近400篇介绍和讨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文章。其中,仅是《外国文学研究》季刊就发表了32篇。该刊1982年第1期发表的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本来是总结性的专论,却把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争论引向了整个文艺界。那几年,现代主义成了中国文坛的热门话题和敏感区域,文坛弥漫着一股仿效、追随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的狂热,也对立着毫不示弱的拒斥。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的出